



1 4
1777
15



門 44
號 1777
卷 15



寓庵集卷五

之

景陶軒記

河南解君仲傑自前朝以童子擢甲科既而遭變故晦迹不仕中統甲子歲陝西大行臺諸公屈以為掌書記非其志也迺卜築於長安城南門外夾兩壕開架屋三數楹蒔花植木若將終身焉即西北隅別為小軒以為宴閒偃息之所上據爽塏下臨清流足以延清風而卻隆暑闐闐既遠俗塵不飛蕭然有人外之趣因丐名於予予名之曰景陶仲傑忻然從之蓋適與其素心會也且請發其義予以謂昔之君子尚友古人者多矣如太史公之慕晏嬰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惟志願所同則遐想其人於百世之上恨不與之並時而生也詩云高

寓庵集卷五

圖

五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3.3.31 焚
藏 書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自晉逮今幾千
歲矣富貴湮滅不可勝紀淵明一處士也雖嘗出仕官
止一彭澤令耳仍不樂其職少日徑歸無深恩厚德以
及民無俊功偉烈以聳動天下而後世之人想聞其風
采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邈乎其不及已東坡先生亦
一代豪傑之士平生愛仰不足至欲盡和其詩嗚呼果
何術以致然耶豈非以其體真任運舒卷無心蘆蓬茅
而不憂屣軒冕其如脫雍容蕩坦誠有合於道也歟今
仲傑春秋鼎盛資美而才敏神完而氣正以之乘機抵
巇蹕取顯位如探囊中物迺能安時處順不卑小官環
堵華門嘯歌自得不以古人自期者能之乎向予所以
名軒之意爲得之矣雖然孔子之道無固無必進止久
速惟其可而已夫玉隱於山珠潛於淵未嘗求售於人
而人自求之方今明天子厲精求治網羅人材四方茂

異之士朝聞而夕召往往待以不次之位如仲傑者安
能保志全高遂終老於此哉鶴書之徵行有日矣異時
功成名遂解印而歸然後縱杖屨於斜川命壺觴於栗
里把東籬之菊臥北窗之風固未晚也至元二年五月
中休日浮陽李庭記

重修終南山太乙宮記

凡天下名山大川積水之淵蛟龍魚鼈窟宅之所託莫
不有神以爲之主是皆助天布氣節宣雲雨育萬物而
利百姓者也按禮記祭法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雨見
怪物者皆曰神故自古有國家者率命有司嚴飾廟貌
以昭薦饗所以昭誠敬之道也且爲民祈歲事也雖長
安古都邑形勢雄九州崔嵬南山聯互千里深潭巨谷
往往而在終南太乙元君上宮湫池其神之尤著者歟
太乙谷北距府城兩舍而近入谷泝流行十餘里路益

高峻崎嶇盤屈而上又數百步至其宮宮前臨池水湛
灑瀾望莫測其深兩傍叢崖懸抱高柯古幹幽蔚陰森
仰不見天日迫而視之令人股慄神竦肅然加畏水鳥
以千數飛鳴棲集其上偶一葉墮水面鳥即銜去嘻亦
異矣不有靈物護持安能若是其為龍宮水府無疑宮
祠之立及徵士种君碑之所載元君事迹甚詳茲不復
云後世因之增葺齋館祀事不輟遇有旱暵官吏奔走
投誠致禱即獲甘澍常以每歲六月十三日長安外士
庶雜遝盈路畢集祠下各持幣帛醪果以答神貺神若
喜則必有尊酒突然出於水中以賜其人其感之速蓋
如此值壬辰癸巳之變羽流逃散棟宇傾頽逮大朝開
創有本宮元受業某師黃某至侯某前後數人相繼住
持皆不能有所興造歲在某甲侯某者乃具狀敦請某
白雲真人基公領上下宮事時真人方被旨寵錫金符

掌管關西教門事弗暇躬親經度因選其徒性質淳厚
有幹能者得奉先人王某專一提點宮門事遂暨再某
并同志營辦鳩工聚財夙夜不懈閱十寒暑上下宮殿
赫然一新神像載完儀衛森列以至齋堂廟廡園圃水
磨靡不就緒知宮將刻諸石以傳永久於是介郡人前
宣撫司經歷劉某等來請記某既嘉真人用心之勤舉
人之當又與王君同里閭義不得辭乃直書其事而繫
之以詩曰

奕奕南山在天之中淵淵靈湫下維龍宮幹旋陰陽為
雨為風太乙元君實司厥功愆陽為災嘉苗槁死吏民
匍匐是禱是祀片雲忽生驚霆奮起曾不崇朝霑霈千
里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易沴為和化荒為穰維神之德
惠我無疆宜千萬年報之勿忘時運迤邐廟貌頽圯狐
狸所遊瓦礫荆杞神之格思曷依曷止祀廢不修邦人

之恥有來白雲關教秦城顧瞻遺基惕然若驚爰命其徒協力經營翦除荒蕪補罅扶傾積茲艱勤厥有成績巨桷高甍輪奐輝赫像設崇巖祠庭載闢邇遐來觀以手加額九穀既登百室斯盈馨爾黍稷醴酒維清神心樂只萬福來成佑我遺黎永觀太平

興平縣重修僊林宮記

賢者之爲道修身養性而已初無心於感物而物自歸之固不可僥倖致也方其一念不生萬緣俱泯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尙不知孰爲物孰爲我凡世間所謂榮利聲名蓋未嘗有一毫入於胸中也及乎妙道內充英華外著不言而人自信無爲而物自化以致匍匐奔走不憚勤勞相與起作高堂邃宇以效其尊仰愛戴之心是豈偶然哉良以精誠之至旁薄感通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欲辭之不可得已今無欲觀妙真人李公其庶

幾乎公諱某世爲耀州美原縣人少倜儻不羈雖里中無賴皆畏服之旣而頓厭俗塵遂慨然捐產業舍妻子身披一褐丐食飲以卒日學全真之道於浮山碧虛子楊先生盡傳其妙楊之道蓋得之馬丹陽馬卽重陽真人王祖師之高弟也始祖師遇異人於甘河道中授以祕訣遂達性命之理其後門人次相傳授至公則四世矣公初入玄門誓求至道乃於興平縣城西登真坊爲環堵之室穴垣以過飯尸居三年卽今之僊林宮也值歲凶荒人多流亡至累日不食自勵彌篤積功旣久宇定神凝天光煥發豁然大有所得雖深自韜晦而人實知之於是戶外之屨滿矣凡寓此二十餘年避陝西亂南越商於遨遊襄鄧間時汴梁太乙宮提點李大師素聞公名卽遣人奉書邀之旣至欲以宮職讓公公知金運將終乃不屑就及汴京亂遂踰河北抵燕京見清河

傳集卷五
大宗師密談⑤旨深相契合因授以陝西數路提點教
門事歲在乙未來歸駐車重陽萬壽宮遠邇嚮慕真教
大振從學執役者至數千人雖武夫悍卒幽閨婦女山
野鄙朴之民莫不稽顙禮謁以一覩公顏爲幸後五年
加掌教真人尋受陝西諸局藏經提點六年奉也可厘
敦太皇后懿旨加無欲真人乙巳春二月被闕端太子
命加無欲觀妙真人公自出家迄今四十年名動宮禁
屢沐寵渥時人莫不歆豔而獨澹然自若嗚呼非離形
去智與世委蛇而不以物累其心者孰能之哉僊林宮
卽公之鄭圃也舊有屋宇往年所親構皆經變故焚毀
略盡月山日華子党道悟大初嘗與公同遊於碧虛子
之門以丁酉歲來自⑥海裴回故墟喟然感歎傷遺基
之蕪沒懼真迹之無傳是故悉力經營日夜不懈縣之
人亦素稔公化相率贊成故材木瓦甃所須之物不謁

而獲若殿若堂若門廡若廚庫環庵列位凡爲屋若干
椽旣落成欲礮石以紀歲月且狀公平昔修證始末及
出處大概并刻之以傳不朽來乞文僕親見公於長安
時年已八旬矣而體力輕健行不以杖目⑦然有光誠
有道者也故爲之書俟異日功成行滿馭風騎氣遊崑
崙而憩⑧圃自有高文大手續列僊廣步虛揄揚盛名
以詔來世僕何足以知之丁未九月一日記

遺安堂記

爲郭周卿撰

要名爵殖貨財開產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常
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多藏賈怨自中材而下
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祿滅身季倫以家財
速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君子深識
遠慮逆推倚伏之理坐照存亡之機於是外富貴而甘
貧賤使當年無負乘之譏奕世享壽康之福此龐德公

所以擺落紛埃超然高蹈不覲王公之餌者厥有旨哉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危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爲萬世保家之法吾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榜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辱與君遊旣久稔知其爲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平昔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介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聘召屢至皆不屑就貽厥之美視古人無少媿其初名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皆笑其命名之迂也旣而連生二子卒如其志有識者以爲積善之報僕聞源濬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不稱者必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高而不霑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蔭社不界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旣光明碩大矣抑將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政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

異日當自見之知斯言也信丁丑五月旣望南平野叟

李庭記

古卯瓶記

同州之沮水兩涘多土崖旣高且峻遇積雨則崩裂往往有古瓦瓶出焉其形模大小不一有腹圓而矮如壺者有腹橢而橫如卵者尤奇古可愛人因以卯瓶目之然樵夫野人得之無所用或以貯田種獨長安富貴好事之家得之則深藏謹護轉相賂遺雖金珠弗逮也嘻瓶之爲瓶久矣湮鬱沈埋於積塊之下不知其幾世幾年一旦遇崩裂奮躍而去幸而不見辱於樵夫野人之手又大幸而爲好事者取去磨洗拭使出光彩藉以髹几貯以名花置之高堂大廈之下爲賓客之所聚觀而駭異亦千載一時是雖泥土無情之物非有補於世特爲耳目玩好之具爾且有時遇知賞如此豈物之顯

官原集卷五
晦亦有數存乎其閒耶抑偶然也今夫一介之士抱奇
蓄古或湮鬱沈埋於草萊泥塗之下至沒齒窮年而不
爲世所知者顧豈少哉悲夫

創建灞石橋記

長安以形勢雄天下其來尚矣左達晉魏右控隴蜀冠
蓋麟萃商賈輻輳實西秦之都會也距城東三十里灞
水南來橫絕官路西北十五里入於渭其源出於商顏
山中每歲夏秋之交霖潦漲溢川谷合流砮崖而下巨
浪澎湃浩無津涯行旅病於徒涉漂溺而死者不可勝
數至元元年秋山東梓匠劉斌適至此見之惻然內誓
於心爲構石橋以拯茲苦旣而還家告其父母親舊皆
悅而從之曰此奇事當勉力各出囊資爲贖斌與誓曰
橋無成不歸東矣於是束裝戒行前抵相衛市鎚鑿七
百餘事輦運而西結廬灞上教人以輪爲業斂所得充

募工之直分采華原五攢之石伐南山之木以爲地釘
其操執斤鑿張口待哺者恆二三百輩米鹽菜茹所費
不貲日旣久有豪傑好事者六州規措大使牛公鎮撫
曹公引鹽提領范公等嘉其誠篤倡起而助之凡集楮
幣二千五百緡以佐其用六年己巳春陝西大行臺平
章賽公用左右司郎中徐珍諸君之議捐白金二十錠
仍俾役夫二百令京兆同知巨公督之簽省嚴東平繼
發驅男四百指徧諭所屬乘彼農隙輦山石八百餘載
令京兆府判官寇公董其役九年壬申夏會蘇太師老
仙呂公伯充在京師白此事於內侍賀公寬甫乘閒奏
聞驛召斌入覲應對稱旨天顏喜甚敕賜京兆官籍沒
田園發新收南口長充役作十年癸酉皇子安西王開
國陝西王相左山商公以此事啟聞特賜楮幣三千五
百緡廩給役者之食十三年丙子冬昭勇趙侯鳩貲僦

車轉石戊寅歲冬功始畢其長六百尺廣二十四尺兩
堤隆峙下爲洞門十五以泄水怒制以鐵鍵壅以白灰
其趾山固其面砥平磨礪之密登疊之工修欄華柱望
之巋然如天造神設信千載之奇功一方之偉觀也由
是車不濡軌人無褰裳憧憧往來坦然無阻自經始至
於落成歷一十五年用石五千餘載鐵銀錠九千計鐵
四千秤地釘木二萬條前後總糜楮幣八千五百緡輿
輪之直尙不與焉按周禮城郭道路橋梁陂澤以時修
之此三代之法也自天地分此河出羲農以來邈不可
考周秦而下及漢隋唐俱都於此前志雖載嘗有石橋
規制狹小屢經變故湮沒無跡有司課民歲駕土梁以
渡迨春冰泮而已復敗矣人甚苦之於戲上下數千載
當承平之際在朝在野才臣智士代不乏人忍視斯民
沈溺葬魚腹而莫之救今也非常奇特之功乃成於一

梓匠之手可歎也已斌之爲人不特智巧多藝而寬厚
誠愨重尙信義此卜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惟斌可以當之又斌之爲是役也舍父母棄妻子久
客於斯未嘗一省其家無官守之責無監督之嚴風經
雨營朝規暮畫會不少懈雖誹謗百至而所守不移沮
挫屢經而自信益篤衣不私身食不異爨與役夫同甘
苦所荷金貲以百萬計悉付之掌記尺帛斗粟弗入於
已閒關齟齬卒踐是言可謂有爲之士矣其至誠感格
神明護持聖主賢王不惜帑藏貴家豪族樂輸金帛及
編戶之民願同戮力竟能相與始終非志堅而力行之
烏能及此一日京兆府學教授駱天驤偕斌踵門來告
曰斌之橋成亦先生之志也今將勒諸石以紀歲月文
不先生之屬而誰歟余應之曰諾遂序其顛末以諭後
之人俾守而勿壞也

廉泉記

廉泉者陝西大行臺平章政事廉公樊川別墅所有之泉也曷爲名之惟公有卓然異績於民去已久而民猶思之遂取公之姓以名其泉示不忘也初中統改元之歲今天子新卽大位命公鎮撫關中視事未幾遂有西北之警中外恟懼擾擾不安公於是博參謀佐選將練兵授以方略會不逾月而千里帖然遂以無事當是時列城父老與夫田野之民懽呼忭躍以手加額僉曰今日更生之日非卓然異績歟又期年而政成俄有旨召公復位自輶轅北邁倏忽十稔秦民戴公如一日也夫君子之爲政悅民之心易感民之心難感之深使之久而不忘又難必有深仁厚澤浹於骨髓然後去滋久而思益深也至於過其所居見其所樂起敬起愛鬱陶詠歎而不能已者召伯教明於南國詩人發甘棠之詠廉

范化行於蜀郡百姓興五袴之歌江左之人慕謝安而名其子皆所以示不忘之意非有至誠惻怛爲民之心何以致此而況脫百城之民於干戈必死之地則民之於公宜何如哉以此名泉其誰曰不然每歲花時城中士民相與壺遊於泉上酒酣引領北望而歌曰瞻彼流泉廉公所營公去積年依然玉聲酌泉而飲懷公之清俯泉而鑑想公之明公有厚德實全我身何以識之視此泉名公在朝廷秉國鈞衡何時復來慰我輿情其去思之心從可知已至元辛未公門下士中山寇君長卿來判京兆總府事暇日將徧求文士作爲歌詩以發揚公之遺愛而屬僕爲之記僕固非其人也旣聞命矣安敢不諾然竊有感焉自乾坤奠位旣有此山便有此泉滔滔汨汨不知其幾世幾年矣昔焉湮沒於黃茅赤棘之下寂爾無聞今一經公之顧盼而聲光赫然震耀當

世將見千載之後與公之名俱不朽矣嘻是泉也何其
幸歟至元八年春正月日

撰濟瀆靈應記

陝西行中書省都事上黨鮑君毅夫寓家燕城而宦遊
關右已閱數寒暑矣庭闈定省之念日夕往來於心歲
丙寅春奉檄之燕因得版輿奉二親歸覃懷之別墅庶
幾稍便滄隨之奉評事春秋既高素有末疾以覃懷地
瀕河得暑尤甚坐是疾轉劇治療之百方皆不效毅夫
憂懼無以爲計乃具牲幣致禱濟瀆祠下誠意既孚靈
應來格俄有潮賜出焉所謂潮賜者蓋神享其祀卽有
物出潭水中以昭其貺也初得樽酒三繼以纖絺八丈
兩端微腐爛不知何年物見者莫不駭異以爲非常之
賜皆毅夫純孝所感評事君之疾其有瘳乎或者以爲
誕而疑之因曉之曰夫幽明殊途而感召之機不二一

念所通大可以動天地細可以格禽魚昔之人固有浩
歎而隕霜悲泣而頽城者矣至於王祥之致雀姜詩之
躍鯉豈誣也哉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聖賢立言垂法萬世
自春秋以來史傳所書異事不可概舉子何疑焉予故
書之以勸天下爲人子者觀者幸毋以語怪少之丁卯
歲十月中休日記

藍田縣東創修(玄)真觀記

藍田秦舊縣也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三秦
記曰以縣出美玉故名藍田夫玉之爲物也溫潤以澤
縝密以栗故君子比德焉且天下莫不貴而王公以爲
寶凡所韞之地則精神見於山川蓋偏得天地英粹之
氣積於中而發於外有不可掩焉者昔人水澗山暉之
說不誣矣嗚呼自古藍田水石竹樹之勝爲秦中冠雖

鄂杜猶出其下者得非以此耶惟其地靈境秀物產不
凡爲聖賢所宅爲仙真所廬與夫做珠庭而棲逸士固
其宜也考諸圖記則尊盧氏有石女媧氏有谷安道有
里奉道有鄉至於劉雄鳴王子年王摩詰李筌王順之
徒隱居遺迹往往而在縣之東數百步而近有爽塏焉
北倚驪山南對輞川玉峯藍水環繞映帶朝煙暮霏萬
景呈露參天古木鬱然幽陰眞臥雲嘯月之地也癸卯
歲益川道士雍德堅徐德淵因避蜀亂同三洞講師黃
莊父遊至此周覽形勢悠然忘歸會前宰張公名選與
邑人委差楊興徒輩共施其地延請住持二師旣許諾
遂罄其衣孟同心經始居久之道價日隆人益信嚮今
副都元帥劉公元禮輸貲助役爲功德主仍舍家僮二
人以爲其徒由是遠邇翕集檀施輻輳崇墉峻宇相繼
興葺中建大殿以宅三清左右二殿以奉十一曜并南

非二斗以至雲堂香廚三門兩廡靡不畢具輦飛輪奐
燦然一新像設崇嚴儀衛森列俾來者竦然有以起其
敬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自非符籙靈威警悟斯人烏
能及此凡爲屋大小若干楹丙寅之歲始獲落成一日
縣宰蔣公縣丞寇公暨總府知事劉公并縣父老合辭
而言曰自兵以來茲地蕪廢久矣賴二師勤力不倦遂
使荆榛瓦礫之場化爲金碧豈惟爲邦之偉觀抑亦歲
時香火仰祝明天子萬歲無疆之壽不其躋歟況我大
朝尊道貴德洪暢_亥風凡羽流所在易庵爲觀者多矣
且以_亥眞題額請於有司而揭之仍求當世之士記其
興造本末以傳永久乃共捨碑介党公叔郭處厚二講
師來徵予文併請發其義予應之曰老子著書五千言
其於_亥眞二字言之屢矣前後解者互有得失予試與
子妄言之子亦妄聽之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謂之_亥

則溺於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謂之真則滯於言非也
之也杳邈無垠非真之真泯寂無寄至於是非雙遣語
默兩忘超然自得於筌蹄之外則所謂也真云者亦道
之強名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何待予言

琴鶴堂記

物以人貴地因人勝此前哲之名言也自古及今愛馬
者多矣而惟稱王武子好笛者眾矣而但言馬季長豈
非物以人貴乎普天之下凡幾樓而庾亮之名最著率
士之濱凡幾亭而醉翁之號獨傳豈非地因人勝乎昔
趙清獻公當宋至和熙間連牧數郡再守成都所至
有惠及民逮入爲諫臺遂參大政高風凜然爲一代名
臣其初入蜀也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政簡易可知矣故
二百年閒以爲美談今參政行院曹南商侯平昔慕其
爲人慨然有思齊之志自中統改元奉詔來關中佐平

章廉公行中書省事因治第長安城中規爲燕申之所
將以琴鶴名其堂未幾而堂成果有四川之命蓋古有
先兆事亦冥合噫亦異矣哉其或者將以清獻公之名
全畀於侯乎庭誠不佞竊有訂焉且昔之君子尙友古
人者非但襲其迹而已固將究其用心考其行事早夜
以思就其如者去其不如者必使英聲茂實相與並驅
於百世之後無愧於其人可也今侯以卓然傑出之才
出遇明天子有爲之日言聽計從誠千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也頃以坤隅未靖須大臣以鎮臨之簡在聖心
付以重任旣得行其道矣視古人事業優爲之惟在加
之意耳行見五十四州之民家蒙其惠人沐其化仰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僉曰清獻公復生矣不亦懿乎異
時政成課最榮被璽書之褒功業爛然輝映竹帛則斯
琴斯鶴與夫堂之名俱不朽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寓庵集卷五
止侯其勉之中統四年歲在癸亥十一月初吉浮陽李
庭記

寓庵集卷五

寓庵集卷六

行狀

陝蜀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公行狀
公諱鎬字周卿世爲華州蒲城縣人高祖彥曾祖偉祖
彬皆有隱德不仕彬娶蘭泉先生張氏女生一男諱炳
卽公之父也公自幼風儀秀整性警穎舉止如成人少
長業詞賦從鄉先生郭公冕君玉遊在輩中嶄然見頭
角以德行稱于州里遭貞祐之亂挈家遷徙無常處雖
遭困厄能力學應舉凡三預京兆府薦一赴御簾值大
朝革命旅寓河中爲征行萬戶奧屯公所知因召置幕
下署爲參謀每事諮訪多所裨益甚見敬禮然非其好
也尋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稍置田園以爲菟裘之計後
進子弟皆師事之里中有爭訟者往往詣公質其平因

爲隨事剖析曲直無不帖然心服平居與人言恂恂樂
易雖庸人小夫無不得其懽心然志行峻潔壁立千仞
苟非其義一介不取由是聲譽大振四方士夫想其風
采爭慕與之交當世達官如故中書襄山楊公宣撫使
紫川周公今尙書雲中李公莫不致書敦請將委以治
事皆辭不就中統改元上新卽大位命平章廉公參政
商公行臺陝西兼西蜀四川事辟公左右司員外郎其
所以招延之意甚厚公不得已遂就職焉是時國家經
理南方秦蜀官府更張法度彌縫闕政日夕孜孜以救
時行道爲己任嘗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吾志也其
所言條目甚眾不可殫紀旣而以病辭職還家以至元
五年八月初五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五公天資高
雅作詩與文下筆疊疊不能休以理趣爲先不務奇險
平和恬淡如其爲人平日著述甚多經亂遺失故所傳

者無幾晚年留意周程之學有躬行心得之實嗚呼使
遭平世置之公輔之位危言讜論展盡底蘊功業必有
大過人者無何賦命迺遭任不大顯所成就止於此爲
可惜也然一時名德昭著聳動縉紳以爲關中自變故
以來一人而已蓋無愧於蘭泉先生云始娶眞甫杜氏
生二女長適竇次適王俱習進士業皆先公卒又娶李
氏生二子長曰某次曰某將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
于縣西賢相鄉之坡子頭蘭泉先生故塋之側從治命
也欲求當世立言之士撰述平昔行事納之壙中仍表
諸墓道以圖不朽云以某與公四十年莫逆友詳知其
人固請爲行狀因述其大槩惟作者擇而取之可也至
元九年同舍友李某謹狀

墓志銘

元朝故洵州三河縣令兼鎮撫軍民李公墓志銘

宣授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秉彝命
幕府掌書記員翟從善狀其父之行實以諗庭曰竊惟
先人平昔踐歷仕途力行善道志節無愧古人奈何天
不假年奄棄奉養秉彝不肖憑藉餘庇策名天朝雖薄
有廩祿而逮親之日淺復使前光翳然隨世磨滅則爲
罪益大以是銜哀飲泣不遑備處今襄事有日思得當
世立言之士敘德撰銘將以志諸冥冥用圖不朽庶幾
少慰罔極之恩敢再拜以請庭哀其孝心切至不暇以
固陋爲辭謹按狀公諱某字國寶中都通州人先世嘗
仕遼朝位至通顯曾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不耀世葬
潞陽城臺頭崗經亂譜逸公幼習吏業天資耿介苟非
其義一毫不取及冠有廉能名州府交辟累遷御史臺
掾大朝革命有司以公前朝舊人用薦者擢爲洵州三
河縣令時新被兵公撫摩疲瘵區處有方故賦斂不繁

而用度足吏民咸畏愛之未幾兼鎮撫軍民事甫及中
年樂於恬退詣所隸上書乞歸田里不許遂棄官歸隱
於灤水之上公始讀佛書有所得因不飲酒不茹葷晚
歲留心儒典樂與士大夫遊每正襟危坐談論終日不
越乎綱常之正釋氏之學置不復道每與諸子言事親
奉上惟忠惟孝慎勿讀非聖書惑溺心志至於財賄好
之無益祇爲身累秉彝在中書平章粘合公門下公戒
之曰旣已委質于人當竭勞瘁死生以之無但尸素而
已中書公亦嘗曰而父之言不可忘也其爲人信重如
此旣而秉彝頻歲從軍南伐以定省不時爲憂于是迎
公南來卜居相下以便侍奉己未秉彝隨車駕渡江盤
桓鄂渚數月始克還家公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歿於
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夫人同郡張氏性純儉治
家有法生男子二人長曰秉彝次曰秉鈞早天女子一

人適省掾王氏之子秉元孫男四人長曰燕山亦早天
次錦山柏山道山皆業進士女一人適中都孔署丞之
子慶重孫一人七十燕山之子也今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公於臨漳之彭隆村別業之側從治命也公爲人
倜儻好義勇於敢爲其周人之急往往不自顧計初居
燕爲一達官所累代償白金萬兩雖家資罄竭未嘗形
于顏色與直不疑受誣償同舍郎金何以異哉至如建
白執政使天下通行楮幣之法則足見有便民之志盛
暑置淖糜路側以待困暍者則足知切濟物之心知止
而退類疏傅之高教子以忠契狐突之義且始崇因果
卒蹈綱常又似乎蘧伯玉之知非凡此數者皆古人之
所難而公優爲之謂之無愧宜矣昔于公多陰德而自
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史臣亦謂袁安之仁心足以罩乎
後昆今秉彝從中書公出鎮名藩周旋半天下始終左

右逾二十年功名赫然震耀當世加之嗣續蕃衍家道
日昌非公平日積善餘慶能至是耶謂天道難知吾弗
信也是可以銘銘曰

維古幽都人物之淵偉歟李公道周性全公始妙齡寓
迹于吏業雖刑名心則仁義白華不緇貞玉無瑕辟書
交至羔鴈盈家擢佐憲臺峨冠鶚立霜簡方騰金人已
泣龍戰旣息城邑蕭然弦歌百里眾瘼齊蠲保身遺名
有子而才教以義方羽翼行臺聲震業光

是宜百年享此祿養風樹不停奄歸
泉壤本深末茂源遠流長子孫誥誥蘭玉成行高墳屹
起臨漳之涑刻詩元宮以詔千祀

墓志銘

公諱儀字君瑞其先華州人曾高咸葬州之東西溪經

亂譜逸失其名父招暨伯楫始來奉先且遷其祖柩因而家焉世以吏爲業公性方直廉介有守自縣典史試中補華州掾佐軍謀有功累遷忠武校尉以才幹選充陝西行六部掾尋攝主事佩銀符馳傳往來關陝漕運糧儲正大末行部大司農保奏尙書都省掾未及赴值關中擾攘有詔起遷京兆因寓陝州關陝總帥阿不罕留爲帥府掾旣而完顏仲德行尙書省事遂升爲省掾未幾復以阿不罕代行關陝商統尙書省充掾如故以小心畏慎常掌邊關機密文字大朝革命癸巳秋挈家還鄉里時關中新撫定京兆創立朝廷以北京田侯有威名仍得人心命開府陝西行總省事以公前朝舊人諳練典故素有人望士大夫共推薦請爲幕賓禮遇甚厚自乾鳳以西抵山外秦鞏等處尙襲金年號城守皆未下公被檄招撫秦州旣至釋兵仗握空拳徑入曉以

天時俾知禍福所在眾皆悅服由是聽命自知事累遷提領經歷司官嘗攝府事以年高引退閒居丁巳正月太傅國公辟爲省府左右司都事嘗一應命尋以疾辭杜門卻掃不復出矣中統四年六月三日卒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娶同里前金吏目王琚之女前進士華州鄭縣令王邦彥之孫也素有賢行閨門雍睦爲鄉里所稱子男一人曰惟善業進士嘗爲省掾以事親引退今爲京兆府路都學正謹愿端慤有父風娶前進士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武功張徽君美之女孫男一人曰高閩女二人曰庭蘭曰尹吉將以其年九月十三日葬于咸甯縣龍首鄉神鹿里修行南社從卜食也惟善持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京兆王君世傑所撰行狀以墓志爲請某不佞素與公同里聞故知其入爲詳公姿體魁秀莊重寡言與人交豁如也夙喪父事母與兄

極孝謹兄歿獨遺一女遭值兵飢攜持撫養恩意曲盡其篤於親如此自立京兆以來綱領庶務凡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失一時同列咸推重之臨政務在寬厚決獄之際陰德尤多不能縷數今略舉一二眾所共知者在華州掌刑時渭南縣申解強盜一行二十餘人縣司鞫問已成公再四推訊其中數人言貌恇怯似非惡人疑為羣盜所攀引意欲平及而招伏已定且州將嚴酷不容商訂於是陰緩其獄不數日遇赦獲免賊酋率眾來謝曰我輩為盜不仁又挾私讐妄引良善公每引問哀矜不忍之心形于面目今雖蒙國恩實由公詳緩所致其無辜者三人伏地號泣拜謝而去為關陝省掾日陝州受圍日久軍民絕糧不保朝夕主帥恐內變乃下令戒約有敢私出城門者斬無何水軍五十餘人由水門竊出野外挑菜為有司捕獲以解省府眾皆以為必死

公知無他但為飢餓所逼具以情實言於上主帥感悟皆獲釋免嗚呼世德下衰人心詭於利欲首一戴惠文則視民如寇讎苟有以肥其家雖深文巧詆陷人于死而不之恤究公平日存心主於仁恕果不可以今之君子槩之也是宜為銘銘曰

維昔田侯來殿西秦孰主畫諾君為幕賓處繁不亂履險不懼二十餘年始終一節撫摩疲瘵馴伏頑嚚千里晏然繫公之仁志切哀矜罪寬註誤獄無冤民繫公之恕于公陰德自大其門敦躬平刑慶延子孫天高聽卑罔差報施不于其身嗣人之利咸甯之原埋石幽宮刻此銘詩以示無窮

金故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尼龐窟公墓志銘

公諱海山別諱安仁字受之其先蓋州路人祖天世奴金初佐太祖開國有功累遷宣武公用貴贈驃騎衛上

將軍父諱小漢世宗朝護衛以門功授蓋州路世襲謀克贈金吾衛上將軍母蒙氏贈隴西郡侯太夫人生男長諱益德襲父爵官至鎮國次諱按出虎任北京神山縣令至輔國公其季也承公廕試中正補吏部令史積官至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隴西郡開國侯食邑至百戶賜紫金魚袋元朝革命自大梁徙家長安以庚子年春三月二十一日薨於咸甯縣白鹿鄉廉王村亭子頭本莊之正寢春秋七十有三自明昌改元訖正大末凡四十餘年出入中外踐揚要劇其行事可記者多矣而公之子所能記者真定推官日行唐縣械送一僧誣與婦人通私共害其夫獄已具公疑其冤力白府主再遣人蹤跡之果獲正賊僧由是得免充唐鄧等處提控捕盜及贍振時歲飢且迫冬月聞鷓鴣路一帶流民罹凍餒者甚眾公卽馳驛詣親負糗糧乃勸率旁近富民

出米麩散給有凍死者以甌束而圓轉之其所全活不可勝數樞密院都事日德州防禦丑奴反被檄乘傳前去收捕既至設方略招誘散其黨三十餘萬獲渠魁轉赴闕下以功升等灤州馬城及壽州尤有惠愛百姓咸追思之其見於政事者能如此公資和雅謙遜未嘗忤物所至人皆愛重至於同寮莫不交口稱譽哀宗一日顧近侍問公之爲人何如左右皆以好人爲對曰誠如卿等言則其平昔操履槩可知已大梁旣破凡簪紳之族獲免於難者百無一二而公家獨完老而康強卒以壽終嗚呼豈非爲善之報耶懋德將以至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舉公之柩葬于本莊之鳳棲原從卜食也迺狀公之行事來求銘銘曰

維金源氏開國始天挺虎臣佐經理躬劬積善有餘祉世生英才濟厥美尚書堂堂古君子出逢盛時登膺仕

克勤于邦儉于己[○]如白華不痕滓敷歷中外餘四紀
勳業煌煌照青史招搖耀芒天地圯崑崗火炎玉不毀
五福兼全疇克比天報善人有如此佳城鬱鬱南山底
黃壤埋銘書業履騰實飛聲千萬祀
大元宣差陝西京兆府總管大夫人尼龐窟氏墓志銘
夫人尼龐窟氏故金吾衛上將軍定國軍節度使僕散
公諱某之妻也家世蓋州路人其先本女真貴種曾祖
諱天世奴贈金吾祖諱抄東北路招討使俱世襲謀克
父諱醜的世宗朝護衛出身累遷宿直將軍娶本路世
襲牙刺哥千戶完顏公女生男一人諱合申女三人夫
人其長也妹福引適東京留守唐括公次男福受次妹
福聚適咸平路宣撫使蒲鮮公長男帖哥夫人年若干
歸節使公逮事祖舅開府總管祖姑郡公太夫人移刺
氏暨舅尙書右丞延安郡王姑王夫人石扶氏服勤婦

道者餘五十年素封得某國夫人生男子六人長曰沂
信武將軍黃河漕運提舉次曰淵明威將軍選充護衛
次曰湛宣武將軍汝州寶豐縣令皆先節使公卒次卽
總管公也次曰源見充宣差禿魯花女一人適平章樞
密院顏公之子奉御元平奴孫男七人長老山宣差同
知京兆路總管襲父職也次某以中統三年春三月十
七日丁酉終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卜以其月
二十九日己酉耐葬於京兆府咸甯縣洪同鄉鳳棲原
節使公之墓禮也竊惟夫人生長華胄天資[○]直實有
賢行事舅姑以孝相君子以順闔家五千餘指經紀內
外無不得宜子孫振振俱有名位閨門之中肅如也故
近世以來言家法者咸歸焉旣享榮養復終壽考嗚呼
若夫人可謂有全福者矣是宜爲銘銘曰
維節使公奕世名家[○]弼亮四朝德音不瑕孰爲內助有

婦柔嘉六子堂堂咸躋顯仕逮總管公益濟其美孰其
教之實繁母氏已賢其子又才厥孫蟬聯彪懿爲時慶
門華屋高軒旣貴且富年終入秩不爲不壽鳳棲之原
闕此元堂刻詩貞石示後無疆

故宣授陝西等路達魯花赤夾谷公墓志銘

公諱唐兀歹小字奠住其先本遼東臨潢路女真人金
國初從太祖武元佐命有功世襲謀克其後子孫枝分
派別有居西京下水鎮深井村因以爲家數世墳塋在
焉曾祖父某祖父某經亂逸其行事父灰邵伯通住皆
倜儻好施予爲鄉里所畏服會天兵起朔方遂相與歸
命太祖承吉嗣皇帝因署通住爲千夫長灰邵副焉令
將兵攻西京連戰破之太祖大悅錫通住金符加招討
使益分兵數萬人因併力南下徇城邑之未附者所至
無不披靡旣累立大功太祖愈加獎重擢通住爲山西

路行省兼兵馬都元帥召灰邵充護尉俾世食眞定之
咸甯晉鉅二縣租賦以旌其勞通住尋以疾薨合罕皇
帝詔灰邵嗣其職令公襲護衛兼奉御佩以金符時年
十三召見喜甚遂賜今名未幾灰邵亦薨蒙歌皇帝卽
位有旨授公陝西等路打捕戶達魯花赤兼權京兆延
安鳳翔達魯花赤以中統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卒于
家得年才四十有七夫人宋氏生男一人曰千奴女三
人長適某次適楊某次尙幼將以某年十月十九日舉
公柩葬於咸甯縣少陵鄉東姜村之東原從卜食也公
爲人內明敏而外沈靜舉止審詳出入兩宮禁數十年
無纖介過失居官有惠愛人思念之至今惟天不假年
設施未盡其才而死爲可惜也始邁疾不愈宋夫人左
右侍湯藥朝夕無少懈旣歿與其孤銜哀喪事一切遵
命可謂賢也已於是遣其壻偕千奴奉功緒之錄來謁

銘某方從予問學再三以爲請義不得辭遂爲之銘詩

曰

龍翔虎躍風雲助之勢兮帝興王成豪傑贊其計兮赫赫
赫大家人材踵相繼兮翊扶景運大業光以濟兮剖符
錫壤恩賞延于世兮胚胎前光公實生而慧兮大福再
成家聲庶不替兮奔驥騁力中途踈以斃兮秀而不實
造物何其戾兮天其或者將使昌後裔兮刻詩墓門維
以詔千歲兮

金故朝請大夫同知裕州防禦使事王君墓志銘

自隋唐以來相沿用科舉取士歷數百年其間名卿
大夫磊落相望可謂盛矣降及近代教養之法廢人材
不逮古遠甚至於藝業往往偏駁不純工文詞者或缺
於行富學問者或昧於政求其所謂全德君子蓋絕無
而僅有焉今玉華先生華陰王君其庶幾乎君諱元禮

字元禮世爲華陰人曾祖橫隱於繪事祖浩父珪字子
玉始業儒有子四人長曰安仁次曰安上安雅安貞以
安仁有幹蠱材悉委以家事仍誨之積粟遇荒歲則下
其值以濟飢民賴以全活者甚眾鄉人以此德之安仁
卽君之初諱也資穎悟少力學讀書雖祁寒盛暑不廢
不數年一時同舍生皆師事之初住郡庠日夢唱名云
華陰王元禮登第騎從前導行至一觀有羽衣人出迎
儀觀修整類古之得道者旣而相從上殿所語皆塵外
事又二道者侍其傍顧謂君曰子前身中條山玉華洞
主也詰旦以語同舍皆曰佳兆遂請更名元禮仍以玉
華自號未幾登興定五年進士第初調防州中部主簿
改辟乾州奉天令縣自軍興以來調度繁夥民不聊生
逋竄者十七八吏因緣爲姦戶口日耗賦役無所仰給
君初到官詢知其弊卽白有司乞爲免公文凡三上

而後獲從仍實驗編戶貧富再爲銓次之懲其慢法蠹民尤無良者由是姦吏衰止一境遂安在任三年下無冤民獄無滯囚至今人猶以佛呼之會天兵南驚兼義軍都統再授隆德縣丞未赴遙辟興平縣兼平涼府錄事佩銀符綬戢軍民咸得權心未滿補省掾再遷朝請大夫同知裕州防禦使事壬辰京城受圍有客登門款話意欲相拉北遷君曰余雖官職卑微叨食廩秩餘二十年願得死京城足矣幸無復言客謝而去無何京城陷遨遊河朔者凡七年己亥秋徙居洛陽一時賢士大夫如紫陽楊先生翠嶺張先生李九山子微楊西菴正卿皆晨夕與之遊紫陽又其姻家平生尤相得遷徙流落未嘗一日相離乙卯春始歸故里以遭時多故五世不葬者凡七十喪皆舉而窆之于縣西南五方村舊塋之西二里許丁巳病革臨終戒家人勿遽哭俟續息定

移時舉哀言訖而逝實五月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夫人李氏性賢明理家有法度鄉黨姻戚一無間言繼室文氏京東漕司度判諱某之女也子男一人曰亨女二人長適任氏次適象氏孫男三人曰黑厮曰慶壽皆早天曰頑童尙幼孫女一人適華陰劉尉之子清亨將以某年月日奉君之喪葬于先塋之趾以夫人李氏文氏耐焉從治命也於是持三華楊定季靜所撰行狀來謁請銘庭與君同鄉郡所居相去不百里而近知其出處行事故不敢以固陋爲辭君爲人沈靜寡言溫雅有蘊藉及臨事剛決能斷始以壯年唾手取甲科慨然有經綸當世之志旣而遭時擾攘淹留州縣仕不大顯顧胸中底蘊百不一施惜哉方在職時亨尙幼其所施設不能詳記故論次止於此然當時政聲流聞故人父老舉能道之不可掩也且自陵谷遷變以來一時士大夫虧

名損節以取通於世者多矣而君獨窮守道恬然不以
勢利干其懷則所養可知也平居好讀易有通其義者
不遠數百里必往質問之暮年尤喜理性學故能於死
生禍福之際安時處順無少疑懼豈非有得於小者歟
是宜爲銘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秦儲靈蘊秀乃生哲人哲人爲誰玉
華先生學以勤積德由天成遊戲場屋儷玉駢珠手攀
丹桂高步天衢出宰百里煦民以慈至今遺愛老稚歌
思有蘊無施逢時之屯澹乎自守不緇不磷二楊張李
一時名豪相從洛濱詩酒遊遨潛心易學洞究精微晦
而不耀知我或希淵兮似道允也其仁年開八秩翛然
反眞先塋之趾闕此幽宮埋銘紀德以示無窮

故西蜀四川都轉運使王公墓志銘
維至元九禩歲次壬申春正月二十三日西蜀四川都

轉運使王公卒將以夏四月某日奉其柩窆于龍首鄉
之宣平坊從卜食也夫人張氏暨嗣子徵銜哀襄事迺
持前京兆府詳議官汾陽王君雄飛所作行狀來謁鄙
文將納諸壙中以圖不朽王君誠實士素與余相好也
且徵亦嘗從子遊故不容以不敏辭謹按其狀序而銘
之公諱楫字濟川

雲雷方屯天地革風塵瀕洞九域塞眞人勃興北斗側
截斷鼇足立四極三秦蕭條盜充斥迺建行臺俾宣力
孰居幕中主籌畫堂堂王公萬夫特驅除豺狼翦荆棘
百司庶府各職職休風暢洽氛禳息千里遺黎樂耕織
仇方來臣皇怒赫雲棧天梯飽行役捷音屢報境土闢
我馬_玄黃非所感帝頒璽書嘉迺績省郎漕司薦升陟
丹誠炯然期報國日薄虞淵忽沈溺佳城鬱鬱南山側
埋辭幽宮紀功德千秋萬歲陵爲谷欲知其人視此刻

大朝宣差京兆路總管僕散故夫人温迪罕氏墓志銘
易著家人禮標內則五典載之寶訓二南首乎國風是
知齊家之道不獨在于男子抑亦繫婦人焉去古既遠
王教陵夷鳴晨之釁屢彰反脣之風彌甚至于閨闈之
閒柔儀淑行寂寥無聞者久矣其能體具四德外睦六
姻有輔佐君子之勞盡服事舅姑之孝吾於今宣差京
兆路軍民總管僕散公夫人見之僕散公諱浩字某龍
虎上將軍定國節度使兼同州管內觀察使諱某之子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右丞相都元帥延安郡王諱端
之孫儀同三司真定路兵馬都總管諱某之曾孫夫人
姓温迪罕氏父諱某字某登某年策論進士第官至正
奉大夫工部侍郎母郡侯夫人移曳氏生三男一女長
男兄曰仲温金朝護衛隨駕至蔡州歿于王事次弟曰
仲良權京兆府事次某未仕一女即夫人也和柔淑哲

出於天性結髮執婦道內外無閒言遭大變之後節使
君暨太夫人泥龐古氏俱無恙夫人與公朝夕佐餽問
衣燠寒奉養不懈二十餘年可謂孝矣舉家私屬五百
餘口善則賞之過則隱之無所遠近視之如一可謂德
合鳴鳩矣子男二人長曰蒲鮮早卒次曰老山宣差同
知京兆路都總管女四人長曰福詮自幼出家為尼次
適平章兼樞密使芮國公孫兀可次適宣差明安靖福
定次適宣差延安路都總管表以中統元年八月十
三日終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一粵以某年十月
十五日遷窆於咸甯縣洪固鄉鳳棲原之廉王村從先
塋禮也迺遣前行省郎中彫陰謝某狀其行來請銘某
不獲辭遂序而銘之曰
於惟夫人世胄高華天作之合嬪于名家舅姑在堂朝
夕甘旨小心兢兢以佐君子女宜于家男達於邦婦德

母儀于今無雙是宜康強以享多福云何中年奄終壽祿滄川之西埋玉重泉刻詩墓門以永其傳

故宣差京兆府路都總管田公墓志銘

公諱雄北京人父資榮母張氏公早孤能自立身長七尺善射與槊旅力絕人大安末天兵大入所向城邑崩潰公附北京師木達以身歸大朝署提控佩銀符時年二十有二實隸先太師從軍南下收中州轉戰萬里凡獲四十餘城所至常先登陷陣功在諸將右時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得承制拜封授公隰吉州刺史兼鎮戎軍節度使易金符庚寅先帝新登基將親舉兵南伐迺大集諸將問以方略時餘人各有所對公獨無言上問故對曰異日遇勁敵出死力當自見之今奚言上大悅更賜符印升千戶充御前先鋒使明年從駕至陝西既破鳳翔駕還詔公率兵從主將按只解道漢川以取河南

踰漁蒨拔興元徑擣襄鄧壬辰春車駕會于鈞州遇金軍公以勁卒塵三峯下大破之河南遂平被旨招城邑之未下者不逾月下十三城獲生口一十三萬七千戶有奇及北徙渡河悉縱遣之癸巳詔書命公鎮撫陝西秋九月至京兆屬關中新被兵城郭蕭條不見人迹殘民往往竄伏山谷閒相與持草實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強梁嘯聚伺隙相攻掠迺遣人四出移書招誘賊盜望風皆束手歸附於是水陸運漕河東之粟以濟飢羸益市耕牛子種以給之因此農事日修人用饒足北自鄜延西鳳翔東南及商華州縣皆置長吏五六年閒流逋悉歸市井依舊全秦千里遂為樂郊甲午宣賜金虎符以太原平陽兩路軍皆隸麾下戊戌赴闕見其三子上喜甚賜名馬細甲弓矢佩刀俾專意征蜀拔成都定五十餘城皆有功今上即位有旨思見公丁未春三月

發自京兆七月丙寅入覲慰藉良厚八月得疾上遣太醫診視弗瘳甲申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詔長子大明襲京兆府等路兵馬都總管次大器入直宿衛次大成襲陝西京兆府等路都總管佩虎符俾護其喪歸長安以己酉正月辛丑葬于咸甯縣洪固鄉鳳棲原從卜食也襄事有日以前進士太常寺丞高陵陽公狀來請志其墓固辭不獲已嘗試論之公以魁偉豪邁之資適遭興運依乘風雲遂立功業當大敵在前提戈犯陣所向披靡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創雖古名將無以加及受命西來弭節關右獨能專崇惠愛摩撫凋殘恩涵澤濡闔境蘇息斯不亦勇者之仁乎宜其下車以來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十五年間人心感戴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嗚呼可謂有遺愛矣昔人有言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公平昔之所全活者不可勝數視履考祥

田氏之福蓋未艾也子男十人曰某女八人俱適名族孫六人銘曰

天朝造邦豪傑宣力矯矯田公萬夫之特四方未平公爲禦侮履鋒陷陣闕如虓虎所當者破維公之武奮迹乘時噓雲嘯風縱橫百戰卒定區中大業巍巍惟公之功帝曰欽哉汝功子嘉尹茲西土大纛高牙往保遺黎其靖子家始公之來千里蕭條遑遑殘民憔悴無聊風刀外割飢火中燒磨牙相噬夕不謀朝迺啟城郭乃立官府強暴我招羸瘠我撫爾安爾室爾闢爾土曾是落蒿化爲禾黍昔餒而噉今飽而嬉四郊煙火老稚熙熙秦民戴公如父如母祝公百年富貴壽考萬里朝天銘旌北來瞻裂心摧莫知我哀茂德元勳成而不有天或靳之俾昌厥後鳳棲之原有樹有封納銘幽竈以示無窮

故陝西行中書省講議官來獻臣墓志銘

歲癸亥冬十月二日甲乙行中書省講議來公以疾終于私第之正寢春秋八十有一臨終神識不亂命家人具紙筆迺自序其世族譜系暨人仕止官本末仍手書之以付門生駱天驥李惟善俾求當世立言之士以志其墓遂妄以屬諸不自謹按公所自序其先京兆人也高祖士衡曾祖祐祖華國並葬于咸(甯)縣龐留村華國當金國正隆閒掌關中儒教人號爲關西夫子父備業詞賦以四舉終場當賜第未及受恩而故改葬于長安縣范家莊娶張氏生三子長曰同利次曰獻臣次曰時英獻臣卽公也登興定五年詞賦進士第釋褐調河津簿兼管句河防事待次閒陝西行省差權京兆推官提控四面防城等事凡四載其後之任正大六年以河防事升充河渠司管句尋補都省掾累遷奉直大夫加飛

騎尉賜緋銀魚袋考未滿值天兵南下遂流轉他境癸巳徙居平陽乙未行中書省劄充太傅國公府議事官中統元年陝西行中書省辟爲講議官三年以年老辭職閒居鄉里日與諸耆舊談笑爲樂初娶祁氏生三子皆不育再娶劉氏河中名族聰明有賢行能持其家年今八十四尙無恙次室薛氏生一女適陝西都元帥府王郎中男先公卒將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于范家莊祖塋之側祁氏附焉禮也公字明之頤軒其自號也爲人沈重雅正與人言惟恐傷之至臨事剛決有勇不畏疆禦雖平時桀驁有權勢者不敢犯以非禮自其祖華國以來三世皆以文學著名爲陝右儒門之冠可謂盛矣然春官之選屢敗于垂成至於公銜憤蓄力鏖棘圍中卒取捷而歸非有志者能之乎當涖官之日其治迹必多有可稱經變旣久遺民故老零落殆盡無所徵

考顧公肯區區自列之耶逮其晚歲安時處順優游鄉社不妄造請是以年高德邵聞望日隆一時達官貴重莫不賓禮人無賢不肖皆曰先生純德君子惜乎數有子而輒失之卒以無後嗚呼天之報施善人果不可以正理推測也系之以銘曰
壯哉長安古都邑俊德英才恆全集來門三世攻儒術父子詞章相甲乙大名垂成還屢黜否極而亨公乃出橫掃千軍操巨筆唾手巍科如芥拾衣錦鄉關耀白日身列王官豐廩秩翱翔蘭省聲輝赫一夕銅駝墮荆棘歸來故里樂閒逸高會耆老推第一官幾五品年八十五福兼全人罕匹丈夫蓋棺志已畢後事悠悠非所恤佳城鬱鬱南山側吁嗟先生居此室千秋之後陵爲谷欲知其人視此石
元故三白渠副使郭公墓碣銘

公以乙卯年十月初四日卒於京兆府景風街之寓居權厝于城東南坊之精舍後已卯歲夫人雷氏踵門來告曰將以今年十月十一日遷公之柩葬於蒲城縣高城村乾柏原從先塋也敢以碣銘爲請竊惟庭與公同鄉同舍相得歡甚且變故以來交遊零落殆盡獨不肖爲後死今夫人有命敢不敬承謹撫其實序而銘之公諱時中字器之其先太原人後徙居蒲城遂占籍焉高祖諱機曾祖諱完祖諱達考諱瑞世以財雄鄉里皆隱德不耀妣同里杜氏生一男子公其長也羈舛嗜讀書穎悟強記少長業詞賦才思敏捷迥出倫輩府試第三人一赴殿簾戊戌歲天朝開選舉公試西京復中第三掄魁多士監試官尤虎乃辟公爲山西東路考試官明年攜所業謁中書耶律公於和林城一見卽加賞異屢有詩相酬和時方議涇水故道溉民田公爲條利害委

曲皆合中書公意遂贖奏之上以爲材升其階爲三品命公爲貳仍賜銀符書錦鄉社士林榮之到官規畫有方收倍常歲民賴其利旣而護前者媚其功乘便相譟嫉公恬不與較平章廉公行臺陝西署公經籍所官因徙家來京兆未幾得疾遂不起矣春秋六十有一先夫人王氏前公卒生一男崇期後公之歿二十四年客死長沙有孫曰汝欽女曰壽哥再娶翰林學士監察御史渾源雷公之女生一女適京兆袁忱業進士雷氏有賢行公歿後誓守志終身人謂有共姜之操焉監察御史王暉以聞其辭有在雷門善繼先聲適郭氏誠爲真婦之句蓋實錄云公之弟時舉卒于平水積有年矣弗克返其葬夫人慨然以爲己任匍匐千里不憚勞苦躬取其櫬還葬先塋時人以此多之公天性孝友時舉百負之了無怨言中年以後愈篤志於學百家之書無所不

覽下筆輒數百語文辭燿然未嘗蹈襲前人工書法善談論喜爲後進講說經史聽之纏纏然令人忘倦有文若干卷行于世嘗試論之使君遭時奮身得位其事業必有大過人者惜乎生遇亂離流傳無甯歲雖晚得一官又不果行其志抑鬱以死豈非命也銘曰

猗歟器之生膏梁蚤歲學問能自強白衣奏賦入明光聲華^囀耀驚四方真人龍飛北斗旁明詔郡國徵賢良公乘其時亦騰驥摘華發藻中書堂晝日三接恩非常高車駟馬還故鄉圓鑿方枘難相當勞之不圖祇謗傷冥冥造物孰主張善不必福仍罹殃奉先古原柏蒼蒼封高馬鬣公所藏立石隧首刻銘章千秋萬祀示不忘

寓庵集卷七

墓表

故嵩州安撫使成公墓表
孝莫大於顯親此前哲之格言也蓋人子有不幸不能終養其親而于既歿之後撫親之功實行義懇求當世立言之士發揚論撰著之金石傳于後世使不與草木俱腐以自慰其疇昔養親不足之心亦可向也已長安成氏子幼從予遊年甫及冠而喪其父自痛生之晚而親歿之亟不獲伸于終養之志故纍然衰絰之中拳拳求予文以表其墓拒之再三而請益堅為之銘曰
火辰暉輝金祚終中原鹿走兵叢叢公乘其時起蒿蓬手提長劍隨元戎指麾萬騎疾于風翦除強梗蘇疲瘵捷書飛報達九重玉麟剖符酬雋功杞人一夕憂天崩

寓庵集卷七
墓表
故嵩州安撫使成公墓表
孝莫大於顯親此前哲之格言也蓋人子有不幸不能終養其親而于既歿之後撫親之功實行義懇求當世立言之士發揚論撰著之金石傳于後世使不與草木俱腐以自慰其疇昔養親不足之心亦可向也已長安成氏子幼從予遊年甫及冠而喪其父自痛生之晚而親歿之亟不獲伸于終養之志故纍然衰絰之中拳拳求予文以表其墓拒之再三而請益堅為之銘曰
火辰暉輝金祚終中原鹿走兵叢叢公乘其時起蒿蓬手提長劍隨元戎指麾萬騎疾于風翦除強梗蘇疲瘵捷書飛報達九重玉麟剖符酬雋功杞人一夕憂天崩

質土莫障洪流東運開朔野飛真龍四方豪傑如雲從
老鵬垂翅倦搏空一枝甘與鷓鴣同人以富貴災厥躬
知止不殆孰如公年登八秩資用充奉祀有子續其宗
天之報施亦已豐樂遊原西卜幽宮高墳前直終南峰
鐫詩翠琤傳無窮

神道碑

大元故宣差萬戶奧屯公神道碑銘

龍興雲從虎嘯風列君臣際會千載一時淮陰屈於楚
而伸於漢李勣晦於隋而顯於唐蓋聲應氣求天同神
比不期而自合不介而自親故能樹偉績於當年垂榮
名於後代今吾鄉宣差萬戶奧屯公其庶幾乎公諱世
英字伯豪小字大哥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金人破遼
東最後得關中相地列營分軍鎮守公之祖得蒲城子
孫因而家焉公之祖曰黑風佐太祖武元征伐有功封

王會祖兀出益都府兵馬都總管祖蒲乃襲爵爲千夫
長父閏僧昭勇大將軍新平縣令公自幼能自樹立與
羣兒聚必以官長自居眾環侍如吏卒指呼使令惟命
是聽其英雄氣槩已見於髫鬣年中矣甫冠以廕補官
薦歷差遣丁亥歲任邵水酒稅監就充征行都統領軍
至慶陽與天朝大軍相值公度其眾寡不敵徒死無益
遂率眾歸降以材武爲皇伯撫軍所知薦之于列祖成
吉思皇帝上亦喜眷愛甚厚屢除恩旨仍賜虎符俾隸
朵火魯虎徹立必麾下效用庚寅歲王師復下陝右公
與扎古帶偕至富平主帥命諸將分主其地公以桑梓
之故願得蒲城帥從之至縣下令諭眾曰爾輩穴地以
爲固不足恃也王師此來爲久駐之計爾輩詎能延歲
月卽吾眷錫已具非不能掘地及泉隧而相見願以鄉
里之舊弗忍爲也爾能從吾令當還爾父母妻子復爾

居業不然則齎粉矣眾相謂曰公信義素著今爲一方司命其言必不食盍往從之于是相率出降公温言慰遣之眾意遂安時諸將之在它邑者惟事屠戮編民連頸就死間有漏網者皆裹瘡扶病無復生意視蒲民按堵如故莫不指以爲樂土至今人物繁庶屋宇具存垂白偃僂扶杖往來者踵相接于道非公曩日保完之力能至是乎蒲城旣下公與大軍復合同攻鄜城旣平鳳翔擊五峯山自隴州入一二里破鳳州取武休關至興元攻西和又攻鞏州再入宋境從皇考四大王大軍由興元憇金洋州所至城寨無不降附復徇唐鄧拔鈞許慶三峯山下遂破金軍及奉上命鎮守河中招收天和人二堡爾後偕塔海都元帥累歲征南十餘歲閒其勤勞亦已至矣皇伯合罕皇帝在鳳翔也許公以河中府尹之職命未及下會以它事不果其後公人覲上喜

曰曩之所許今當相付命有司草制公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屬別部何面目見唐妃子母乎上始怒徐復喜曰爾言是也唐妃聞其言喜甚四大王嘗謂妻子曰大哥吾所愛爾輩勿以降虜視之及是待遇益厚與家人輩無異以至唐妃親視公肥瘠裁衣制帽以彰殊寵辛丑歲夏河中船橋官謝以事誣公訟于有司奪公虎符唐妃聞之大怒言于上復以虎符畀公仍命皇兄蒙哥大王親草懿旨謂大哥以有功之故朵火魯虎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錫此虎符不可奪也仍授以萬戶之職今上皇帝在潛邸子貞入見蒙降恩旨亦歷敘迺父之功歲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河中公廨之正寢春秋六十有二以辛亥年十月葬公於蒲城賢相鄉萬勝原先瑩之側夫人竹魯禎氏先公卒張氏出家爲女冠後公卒完顏氏亦先公卒再娶完顏氏今無恙二完皆

金名族俱有賢行二子長曰貞次日亮壬子三月完顏氏挈貞入見蒙哥皇帝帝知其為大哥子甚憫惜之復錫虎符仍降恩旨時貞年甫十三今上皇帝卽位貞復入見其所寵錫與先朝無異也公狀貌魁梧宇量宏廓外若矜嚴中實樂易輕財重義折節下士人無賢否交必以誠家無一錢之積秋毫不以取于民其為人槩可知己性至孝王師之圍慶陽也金國遣盧骨鎚領軍赴援公統眾在前列家屬居後遂為金軍所得公自度忠孝不兩立狼狽北歸其在北方也思親之心愈久愈切每夜焚香祝天願得生遇父母以報罔極之恩死不恨矣言訖仰天號呼哀動鄰里眾共止公則歔歔就寢淚溼裯席凡數載聞率以為常上憫之天語慰諭期以必得及王師下河南公以父母之故願備行伍於是上下令軍中曰得大哥家屬者生致之無使驚怖壬辰二月

攻許州城既陷有唱者曰奧屯公家屬在此公馳往視之闔門百指團欒如故公抱持涕泣悲喜交集人以為孝感所致于是昇歸河中益恭子職至於溫清之禮甘旨之奉必極其至時人榮之始公之來河中也挈河南俘民老幼九千口以乏食之故與總管扎古帶同請于朝有旨令平陽撥米九千石給付之時粒米如珠餓莩盈野藉此官糧獲濟者眾公之力也每來蒲城闔縣老幼出郭遠迎公下馬拜跪握手懽笑同行至衙命酒徧酌三行迺已不以勢位驕人故能大得眾心未老便欲退閒作知止歸來二堂此志竟不遂惜哉傳曰陰德必有陽報公所全活不可勝數其陰德可謂厚矣然才大而不可見于用祿薄而不稱其德嗣續雖立而不及見其成人天年雖終弗克登于上壽所不足于公者此也使世之人不免有為善之疑天其或者將大昌後之人乎

癸亥春僕方僑居長安嗣子貞奉前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君周卿所撰行狀來謁文以表其墓顧惟才學淺陋何足以當此然以往年亦嘗受知于公義不得辭且吾友周卿名德素爲鄉里所推服在公幕下凡十餘年知公行事爲最詳其片言隻字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僕何容喙焉故一依來狀次序而贅以銘曰
金行既微天道在眞主勃興羣雄效力公乘其時利見西陲授以虎節洞然不疑天兵四馳如火烈烈千里僵尸百城漂血蕞爾吾邦假息須臾天誘其衷難俾吾紆公旣戾止不驚不懾響動關河有來胥悅萎枯以膏桀驚以馴凜凜沍寒化爲陽春完我室廬活我老稚人被其恩家受其賜覺生敵國塵隔南陔望雲淚濺陟岵心摧至誠感神有願必遂離而復合恍如夢寐版輿載御言還故鄉朝夕薦羞滫瀡馨香薄伐南方轉戰萬里

十有餘年勤亦至矣惟帝念功俾尹于蒲辭榮就義始終靡渝謙以得眾廉於奉己孝盡庭闈仁庇桑梓宜公宜侯壽考百年一償不起埋恨重泉餘慶所鍾承家有子大福再成公爲不死有佳者城闕彼高原豐珉紀德百代常存

解州鹽池重修二王神廟碑

按尙書洪範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本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隨所寓而有焉其味作鹹凝而爲鹽鹽之所出品類頗多就其最著言之其出於海與井者須資人力烹煉而成出于解之兩池者則治畦其傍盛夏引水灌之得西南風起一夕成鹽蓋資于天非人力之所能與也天之造化神實尸之此有司所以致謹於祀事焉而不敢忽歟夫鹽食肴之將生民之用而不可闕者也殷

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供百司之鹽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池之語春秋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卽此地也歷代以來皆置官司漢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鹽利之興始見于此後魏及隋嘗舍其禁與民共之然爲富室專取而貧民重困乃復歸之于官唐初隸度支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廣德十二年秋霖池鹽多敗度支侍郎韓滉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還奏實如滉所言乃賀帝請置神祠錫以佳名上從之號曰寶應靈慶池封神曰靈慶公宋兩池置官八而州有榷鹽院守二領之使民入粟塞下與鈔以給鹽一歲之出無慮四十萬習其利旣博而法益密矣元符元年霖潦彌月溝澮皆盈壞官亭鹽室

不可勝計講臣議士使駟旁午睥睨惶駭莫知所以拯之術崇甯四年春遣耀州觀察使王仲干發于夫回山谷之泛濫完隄防之缺周池之孺作護寶隄百餘里又于隄之內起外堰以殺水勢外患旣弭客水浸涸是歲鹽寶初成凡境內祠廟皆錫之封號兩池之神東曰資寶公西曰惠康公初年課纔十二次年倍之越三年遂底成績大觀三年加以王爵金朝因之解州安邑皆有神祠經金季兵火蕩無孑遺其環池地鹹澗皆不可井飲惟兩池中閒有淡泉水特甘涼舊有龍祠崇甯閒封爲普濟公歲當炎暑常役萬人取鹽荷勺飲不繼則渴死者過半酌泉飲之則免於病聖朝開創就泉北二里許詔鹽司事至癸丑歲今上皇帝方經畧川蜀規措軍儲用度置從宣府隴西李侯某實當其任值頻年霖雨遽失其利咸以國計爲憂乃禱於神寶氣凝結遂收

五歲之積奏奉聖旨建立二王神廟俾春秋祭祀焉於是鳩工聚材舍舊圖新建正殿于中央翼以列廡繚以崇墉像設衛煥然一新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乃不遠數百里遣介來長安謁予爲記予告之曰嘗聞天下名山大川有能產財用者考之祭法宜在祀典况茲寶池歲出億萬計所以佐國用備邊儲迎商賈之貨省飛輓之勞誠公家之外府也財用之產孰踰于此是宜廟食其神以報休德因爲敘其興造歲月俾刻之石而繼之以詩曰
解梁之野天啟靈池鹹饒是產軍國攸資歷代明王咸勤祀事旨酒馨肴以答神賜炎劫火廟貌邱墟瓦礫荆榛狐狸燕居聖哲臨朝德參天地地不受寶日增課利爰擇爽塏載葺新宮棟宇華煥像設尊雄宜千萬年饗此血食刻詩貞珉垂名罔極

雜著

謝張平章啟

伏以陋巷棲遲方守固窮之節大臣論薦遠膺錫命之榮再省妄庸一何僥倖竊聞學校爲風化之本師範資長育之權苟非博極於羣書無以作成於多士如某者閭閻寒族章句腐儒未嘗窺前聖之藩籬何足爲後生之模範豈期白首誤被皇恩茲蓋幸遇某官秀出幽并名喧禹甸值千載風雲之會依九霄日月之光方勤相於國家思旁招於俊乂遂令疏賤亦玷甄收某敢不砥礪初心溫尋舊業當青衿廢學之後麤使有成答黃閣好賢之心庶乎無愧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奉啟以聞某不勝激切感佩之至

壽表

伏以氣肅金行當萬寶收成之候祥開虹渚正一人震

夙之辰凡在照臨舉增抃蹈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天錫
輝光日新繼四聖之經營荷三靈之贊助用兵有道應
變如神萬馬渡江幾破吳王之膽偏師授鉞竟摧齊寇
之鋒造邦本藉於武功飾治兼崇於文事制作禮樂潛
安七廟之神刪定章程永作一朝之法雖大功之昭著
猶小心而不遑蓋九重宵旰之勞念百姓艱難之事宣
德音而導迎和氣遣信使而釋放囚徒罄萬宇以交歡
同一誠而仰戴宜荷降年之永式彰申命之休臣久誤
聖知猥叨外任雲天在望阻稱北闕之觴葵藿傾心願
祝南山之壽

又

伏以氣肅金行時屆素秋之節虹流華渚天開上聖之
祥凡託蓋容誰非舞蹈臣欽惟皇帝陛下性資叡哲運
御休明繼四聖之經營荷三靈之眷祐以仁守位仗義

行師金戈南指則百越寒心羽檄東馳則三韓屈膝尺
地一民莫非臣妾異方萬里盡入提封旣外耀於武威
迺內修於文教屈己而招來賢士虛懷而容受直言載
振朝綱一新官制輕徭薄賦至矣爲民之心平獄緩刑
大哉好生之德歷觀盛事應享遐齡臣久沐洪恩叨臨
遠郡阻趨玉陛徒深戀主之心敬捧霞觴願祝如山之

壽

又

伏以皇天佑德式開長發之祥華渚虹流爰紀誕彌之
節時惟普率靡不謳歌恭惟皇帝陛下運應千齡慶承
五葉大度有同於漢祖小心更法於周文聽言達幽枉
之情爲政尙寬仁之德威加方外澤被區中龍堆蔥嶺
盡入於提封桂海冰天悉爲之臣妾藹四郊之和氣沸
萬里之歡聲值此清商實爲慶旦臣肅將使旨叨領外

臺筵百執事之趨阻陪北闕罄萬斯年之祝但指南山
聖壽祝文

伏以寶曆授時適遇迎寒之候瑤光貫月正當誕聖之
辰罄四海以懽忻同一心而祝贊具官某等肅將明命
出殿遐方阻陪就日之班徒切望雲之意伏願皇帝陛
下百神叶贊諸福駢臻被聲教於八荒混車書於萬里
優游恭己長居北極之尊安樂延年永享南山之壽
老人星致語

西風入律當一人降誕之時南極騰輝應萬歲壽昌之
兆幸良辰之邁止罄率土以懽然敢為耗荒輒停贊祝
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儉湯寬丕承祖業之隆仰
荷靈心之眷始仗武功而定亂終資文德以守成規模
高越於百王恩澤旁周於四海遠者來而近者悅大邦
畏而小邦懷候及清商祥開載育臣某行隨天運見應

秋分自度微光無補九霄之月日願言遐算長輝萬里
之山河遙望闕庭聊陳口號

九曲黃河徹底清當年知有聖人生威行海外三千國
恩浹寰中數百城村落有田皆美稼閭閻無地不懽聲
同心願祝吾君壽億萬斯年饗太平

聖壽青詞

伏以金風肅物適當建酉之期琳館延祥爰紀生商之
瑞庶幾精意仰格高冥伏願皇帝陛下德合無疆慶流
有衍靈源浩浩既積石以爭流叡算縣縣與大椿而比
壽旁及羣生同蒙嘉祉

僧錄司齋意

躬率闔府官僚同發虔心詣開元寺山亭院敦請高僧
某等修建法筵祝延聖壽仰冀仁慈之鑿曲垂保佑之
禧伏願皇極安而四海清泰階平而六符正神威赫赫

罄大地以瞻依叡算縣縣等靈椿而悠久

祈雨青詞

伏以人為弗淨故災異之沕臻天道無私惟精誠而可格俯殫悃幅仰贖高明中謝伏念某政失中和民多怨讟遇旱災而已甚復蝗害之相仍野草將枯農心奚望輒敬遵於道範用懇禱於真庭伏望上帝溥臨諸神孚祐俾甘霖之大沛庶嘉種之潛蘇千里疲氓共獲秋成之利九重聖主永寬旰食之憂普錫餘休均霑庶類

大祥薦母青詞

伏以乾坤有盡難忘鞠育之恩日月如流俄屆祥除之日輒申哀懇仰贖靈心伏念臣某惡業延災慈闈棄養悵音容之永隔纏悲恨以無窮不憑資薦之功恐滯幽冥之路敬邀法侶爰即家庭啟黃籙之妙科禱蒼穹之列聖伏望靈光下燭貞馭來臨鑿螻蟻之微誠歆潢汗

之薄薦滌除羅垢脫九地之沈淪升濟神明享諸天之快樂更祈餘福普利全家

馮子文集錢疏

竊以無妻曰鰥是亦窮民之數周人之急其惟君子之心況以散財乃可發身而見義不為無勇子文省差箕裘繼業詩禮傳家騰達官曹實吾門之俊秀笑談樽俎有乃父之風流適諧有室之懽俄值鼓盆之戚內無冢婦孰主蘋蘩上有孀親莫供菽水極至於此命也如何頃因青鳥之媒載結朱繩之契其奈家徒四壁囊乏一錢須徧告於達官庶共成於美事萬錢相助當不愧於古人後漢李固一飲必酬誓無忘於厚德儻蒙季諾毋吝鄙

書謹疏

南冠贖身鳩錢疏

竊以遭亂喪家非男兒之得已傾心周急實君子之當

爲脫季將軍之難則漢有朱家釋越石父之囚則齊稱晏子古多好士今豈無人茲者儒士某派出高門生逢厄運幸脫迹於戎馬戰爭之地復寄命于市門商販之家零丁一身孤苦萬狀美玉方求於善價明珠深慮於暗投宜逢高義之人力拯窮途之客伏望激昂豪氣倡率同儕解疲驥於轅閒出焦桐於爨下五皮勿吝其憐百里之才一飯必償敢負王稽之德如蒙金諾請挂玉

街

京兆府灞河創建石橋疏

竊以臺欲起於九層必資累土功或虧於一簣豈足爲山惟人心有好善之誠則天下無難成之事眷此長安古郡實惟關右要津奈灞水之湍流爲秦川之巨患幸逢大匠誓建長橋願堅匪石之心端有移山之志今則功緣垂就財力俱窮緬懷四載之勤豈可半途而廢且

見義不爲則無勇勿替前言蓋作善得吉者常多此觀後效如蒙金諾請署玉街

又

竊以川惟設險不無泛溢之虞橋用濟人當作久長之計眷長安之名郡帶灞水之湍流每逢秋夏之交輒有波濤之害揭厲而涉者懸厯乎千載沈溺而死者不知其幾人自非遇閒世之良工孰克建非常之大事今有山東劉君者世傳妙斷誓救生靈疊巨石於平灘架修梁於當路將使車不濡軌人無褰裳豈惟爲壯觀於一方實足覃仁心於百世然而厥功甚大所費不貲固知獨掌難鳴正要大家著力敬修短疏徧詣高門伏望厚祿達官多藏巨室或黃冠上士或白足高僧共推拯溺之心永絕憑河之患渡羣蟻而甲科尙驗陰德之報不誣活千人者子孫必封昔賢之言尤信如蒙金諾請署

玉銜

京兆府重修太乙元君上廟修緣疏

竊以品物生成雖資天地之力陰陽宣布實賴山川之神維太乙靈湫在終南奧境隱萬丈魚龍之窟司九天雷雨之權蓋有感而必通諒無求而不應星霜荏苒棟宇摧頽庶幾輪奐之一新須藉英豪之叶贊共成美事少答鴻庥十雨五風祈順成於年穀千秋萬歲慶永輯於皇家季諾儻蒙郇書勿吝

寓庵集卷七

寓庵集卷八

雜著

為張經歷世傑恆齋銘

震剛在下巽柔在上雷動風從迺恆之象君子體之其道有常止於其所立不易方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一不動心介焉如石硜硜鄙夫惟世是趨翻雲覆雨棄瘠溷腴猗歎張君以恆進德我銘斯齋勉而無斃

楊經歷省齋銘

天生萬物莫靈於人人之為人所貴者身惟茲一身以心為主心本虛明湛然靈府感物而動遂溺於私喪厥真(道)乃誕乃欺聖門之學惟先自治其治如何省之一字朝誦夕察再思三思忠或未盡信或有虧善貴必遷過無吝改人欲既銷天理斯在顏淵克己孟軻守身三

子一道遺訓生民卓哉楊君固嘗從事銘以勸之勿替
初志

王彥修存齋銘

厥初生民本真渾然情竇一開以人汨天爰有先覺教
之寡欲收其放心不遠而復性惟內守情靡外奔其人
者去而天者存君子庶民閒不容指操之有要曰敬而
已猗歟王生粹然天資以存名齋亦允蹈之孟軻養性
顏淵克己彼何人哉有爲若是

藥郎中母寫真贊

家肥而子孝義方之教身老而康強作善之祥斑衣楚
楚蘭玉成行捧觴一笑春滿萱堂

晉陶處士畫像贊

惟皇有晉莫此南方桓桓我祖奮彼戎行以藩以屏以
期永昌時邁于衰厲階日起國無忠人豈無孝子王家

既移我室如燬薄感我私爰適予止○彼菊矣其黃維
金鬱彼柳矣有芾其陰浥浥缶觥以酌以斟孰云我樂
我憂孔深悠悠南山實知我心往者則逝來者可悲嗟
今之人邁此弗治自北徂南靡人克依他歧孔多周道
斯微心之憂矣曷其能知

跋文子堂家傳

始予來長安獲識子堂於羈旅中時年七十八矣出雜
文數篇老成卓絕殊類少年語既而知其潞公之胄父
兄俱以詞賦顯名南方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惜乎早
罹兵故流落不偶每一見之未嘗不爲動心雖然兵興
以來蜀中士大夫夷滅殆盡閒有漏網者往往落人殼
中至陵辱有不可勝言者獨吾子堂綸巾褐衣蕭散物
外翩翩然如冥鴻野鶴不可羈而有也豈所謂不幸中
之幸者耶其記問詞章爲今羽流第一加之潛心力學

未見其止異時爲玄門領袖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

政陶淵明年譜序

詩家之有年譜尙矣所以著出處之實記述作之由于載之後使人誦其詩而知其志不煩注釋意義朗然蓋自唐宋以來諸名公皆有獨靖節先生闕焉今紫陽先生始追而補之起晉甫訖宋元嘉六十三年之間災變廢興班班可考學者先讀此而後觀陶詩則思過半矣已酉重陽日謹跋

祭風伯文

伏以驕陽爲沴甘澤愆期顧四野以如焚憫三農之失望雲雖暫合風以漸驅敢罄微忱仰干靈鑒既少停於披拂俾咸被於霑濡既荷殊休敢忘昭報尙饗

祭飛蝗文

伏以驕陽愈熾方深亢旱之憂沴氣旁流又致飛螟之

害顧天災之沴降皆吏政之不臧敢罄哀衷仰祈靈嶽仗神威而迅掃庶田穉之無傷仍沛甘霖用成豐歲

祭句芒神祝文

時惟孟春律中太簇爰出土牛以謹農候神佐蒼精木官之臣著德立功濟世生民某來殿大邦惟農是職俾弗庇休雖勸何益敢稽大典敬薦馨香神之聽之錫以豐穰

灞橋破土祭文

昔鄭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然則橋梁之不修我有司實任其責某承天子之命來守此土凡可與民興利除害者皆當盡心力而爲之而不敢辭也惟茲灞河橫截大路當秋夏之交山水暴漲甚爲民患今將疊石以架修梁使往來之人不死漂溺以廣天地好生之德庶幾副主上愛民之心惟爾

神其相之破土之初敢以誠告尙饗
謁城隍文

某承朝命來長斯邦凡四境之內一夫不得其所皆某之責實與有神分職幽明下車之初祇謁祠下惟神其臨之尙饗

宣聖廟上梁文

兒郎偉我國家誕膺明命肇造丕基宣五葉之重光協千齡之景運威加方外澤被區中冰天桂海莫不來臣日本月氏率皆聽命雖藉武功而定亂須資文德以守成若稽古道敦尙儒風申敕憲臺勉勵學校眷長安之名郡實關右之要津四方衣冠之所往來八州士民之所觀望其異端之教竟金碧以相輝而聖師之宮反風雨之不蔽幸遇某官允諧眾論其效誠心發公廩之餘糧割己身之清俸選求良匠貿易瓌材構大廈以垂成

舉修梁而高架聊伸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

闕里衣冠在眼中要使秦民知禮義挽回鄒魯舊家風

兒郎偉拋梁西豐鎬相望路不迷文武沒來千百載

至聖風化在遺黎 兒郎偉拋梁南不須金鼓下湘潭

指日吳儂修貢職吾君聖德與天參 兒郎偉拋梁北

天威不遠顏咫尺年年萬國會衣冠顧比眾星長拱極

兒郎偉拋梁上且喜斯文天未喪五雲缺處望奎星

今夕光輝長萬丈 兒郎偉拋梁下行看千區廣學舍

養就堂堂將相材端與皇家衛宗社 願上梁之後教

化風行英髦輩出一一抱淵騫之德人人懷游夏之才

采百氏之精華挾六經之蘊奧爲聖賢傳正道爲邦家

建太平社稷延休生靈蒙福

祭亡友郭周卿文

維至元五年八月日京兆教授李庭遣男謹以清酌之

奠致祭于亡友前行中書省員外郎郭君之靈嗚乎哀哉惟君之德玉粹金精惟君之量嶽峙淵渟其議論可以聳動臺閣其才氣可以彈壓公卿奈何稟命奇拙遭時戰爭上無北海鶚書之薦下無汝南月旦之評鬱素懷其莫展卒坎坷而無成此有志之士所以拊心掉痛憤造物者之不平也況與君同鄉同舍辱爲友生周旋於場屋及流轉於兵塵者五十餘載何嘗不同止而同行嗟晚歲之參差悵會合之難并忽一債而不起竟埋玉於佳城嗚乎哀哉然而君之行義信於一鄉名譽達乎朝廷二子成家玉立崢嶸有財可賈有田可耕年開七秩而死亦可無憾於冥冥矣平生故人零落殆盡惟我與君落落相望如曉月之伴長庚君今先我而逝雖獨在何以爲情因老稚之告歸書片紙以寓誠魂若有知飲此一觥嗚乎哀哉尙饗

故宣差絲綫總管兼三教提舉任公誄辭

維大朝丁未歲某月日宣差平陽太原陝西三路絲綫民戶總管兼三教提舉任公卒于太原春秋五十有六秋八月公夫人與其弟奉靈櫬歸長安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前京兆行部郎中邳公既撰墓表仍命晚進李庭爲誄辭公名家子自幼力學業進士在場屋聞聲華藉甚雅有大志常撫几慨然思效用當世以立功名適遭變故流離久不得逞大朝開創初設科舉以詞賦擢上遊授府學教授今參政盧公其甥也方蒙上眷倚因薦公於朝兩賜召見恩禮甚渥乃命總督三路繭絲之稅兼領三教事公既久遊民間知時利病憫遺黎之凋瘵憤聖道之晦蝕誓欲剔除宿蠹振起儒風使大東無告病之詩子衿免廢學之刺關中士民亦引領北望願願然如飢兒之待哺也軺軒旣南卒於中路訃音一傳遠

邇嗟悼衣冠爲之褫氣朋友爲之痛心嗚乎哀哉當波
瀾洶怒之時風雨交至之際而巨航沈覆大廈傾頽灑
三江之水以爲淚不足以泄其哀震九天之雷以爲聲
不足以摗其恨困窮之民誰與撫摩孤寒之士誰與慰
藉徒使貪婪快心忌媚得志也嗚呼噫嘻殆上天之意
未欲平治歟抑素王之道將遂湮滅歟不然何奪我公
之遽也僕與公有十五年之舊經亂睽違久矣前年冬
始會於洛水之北置酒談笑竟夕懽甚既而有書相招
故今年春挈家來長安擬依公以爲生竈突未黔公其
死矣撫棺長號肝膽摧裂奈何奈何雖公之壽命修短
有數固亦吾之平昔數奇所向多薦福也夫誅者所以
累其功德而哀之爾公有康濟天下之心未及施爲而
逝百姓不得被其澤四海莫能知其心尙何言哉今但
形容一時人情所以思慕公者蓋如此亦足以質其誠

心所存有不可掩者使天少假以年得盡底蘊則其所
成就爲如何也若公之世系與夫出處歷官之詳有邵
公之墓表在茲故得以略之誄曰

維古長安衣冠淵藪煌煌任氏世德斯茂深畜羸以
惠厥後是生我公爲時俊秀舒英吐華焜耀文囿孤雄
一鳴羣雌束味風塵冥冥逢此格鬪羈旅十年懷寶不
售六合屯蒙初覩清晝嗷嗷遺黎尙多疾疢內構實恥
纓冠斯救迢遙君門萬里一叩蜿蜿老蛟久伏蛙鰲晚
遭風雲始引其脰方騫俄墜而蹈平生志願干不
一就埋玉重泉百身莫購嗚呼哀哉初參政公垂髫而
孤孰恤孰收舅氏勤劬六翮旣舒奮飛天衢卒成宅相
光我門閭明明天子作其卽位仍爾百僚孰濟予治維
參政公知公之志爲國舉賢甯以親避曰臣有舅可任
以事乃引乃贊乃見以贊帝曰俞哉汝往其試爾稅不

均汝其理之聖教將頽汝其起之公拜稽首曰臣敢辭
有華其車四牡翼翼載瞻河山伊邇鄉國畫錦方榮夜
臺已逼銘旌北來行路沾臆嗚呼哀哉蕭條紫荆破屋
荒城努力蠶繅以應王征惟彼貪人已私是營我杼其
空爾篋之盈剝我脂膏豐爾牢牲子子鰥嫠叫號求生
庶幾公來少緩煎烹今其死矣孰察斯情干戈以來儒
術陵替通經者復國有明制維彼培克梗我天惠葦門
圭竇虐以毒稅遑遑貧士欲追無計庶幾公來叫闥訴
帝今其死矣執拯斯弊嗚呼哀哉水有蛟龍網罟不施
鼈魚鰕蟹涵泳嬉龍既亡矣漁人昌矣擾擾鱗蟲維
其傷矣山有猛虎斧斤不入檜柏松杉參天蔽日虎既
躓矣樵蘇至矣鬱鬱穹林維其悴矣嗚呼哀哉謂天蓋
高漠漠無知胡爲日月贏縮不私胡爲寒暑往來應期
謂天有神報施不忒胡耕之贏而虎之力胡天平回而

壽乎跖心存蠹物天必優之志在利人天必讎之悠悠
造化有柄孰尸紛綸茫昧莫測其爲直諒剛明深沈磊
落嚼酒噴詩劇談縱博不見幾時忽焉寂寞萬斛英風
拘窘一槲嗚呼哀哉浩然之氣有聚散乎湛然之性無
虧成乎出入化機本無心乎豈數已定莫能逃乎蒼天
無語吾誰是詰聖人不作吾難是質公方偃然寢於巨
室我徒怛化噉噉奚益天穹地大歲月無涯俛偃行旅
曷日還家體同太虛蟬蛻浮華公乎何憾士民之嗟嗚
呼哀哉

故諮議李公墓碣銘并序

至元壬午夏四月二十日諮議李公卒於安西學宮之
 西館享年八十有四將葬其子居仁輩衰經纍然執隴
 右憲司經歷李君晉臣之狀涕泗謂予言先人平生文
 行卓然以時命不偶故不大見事業於世竟齋志下泉
 惟是表章於後者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屬筆為請
 若惠顧而不拒孤子之厚幸也予辭以文力馭散不足
 以發揚先德則再拜曰願終允之乃諾而銘諸公諱庭
 字顯卿華州奉先人幼罹兵亂上世名諱與其事跡無
 傳可錄考諱郁少明城旦書為郡法曹凡所讞當一歸
 平恕鄉邦稱文無害尚氣義重然諾三娶母氏薛張雷
 公張出也蚤逝雷撫過所生性穎悟齟齬入小學日記
 千餘言法曹府君欲令讀律公曰申商之法豈能加於
 周孔之道學儒不愈乎府君大奇之即為擇師訓勵篤

學十餘歲已有能詩聲十六應詞賦進士舉比弱冠兩
預鄉薦一赴簾試方唾手取青紫而金季已亂離矣其
審於擇術如此二親捐館逃難奔竄於商鄧山中歲歉
無食人相魚肉公獨煮木芽溪毛以沃飢甯殍不隨眾
武弁王帥性嚴急素敬愛公每苛下以非理公輒勸解
中爲之霽威眾皆賴焉其仁化強獷如此北渡居平陽
董府君之館教授生徒日與胎溪麻信之盤谷李濟夫
游從二子文章鉅公也商摧質難方日加益而不自知
甲辰歲中書胡君行省陝右辟公爲議事官執方守正
不能詭道隨時居無幾卽揚衣徑還奉先復與郭濂溪
周卿郭太華器之王安素壽之盍簪切磨講習有日新
之功焉會紫陽煥然參議宣司尺書以招公卽應命長
安名士之淵藪也如楊寺丞君美裴綠野子法邳郎中
大用張郎中君美同講議祖卿焦諮議元發來講議明

之皆魁才巨德又得與之文酒相徵逐則智刃日益利
文憲日益開取心注筆浩乎其沛然矣公天姿旣高凡
遷皆翱翔於名公之間其能取諸人以爲善卓卓自成
立如此中統元年廉相國平章商參政左山復蒞宣撫
之職卽署公爲講議事有不便言無隱情必至得中而
後已其知自處之分如此左山少日常與公同研席知
其貧素伴餽東幣謂來使曰此賜無名吾相有妄與之
舉不肖蒙苟得之恥與其俱失曷若兩全竟卻之其明
於辭受之義如此至元丙寅有獻諛於秦蜀省官欲爲
立德政碑者謂公曰若可當筆所潤至厚幸毋拒也公
曰德政有無昭昭在人焉可誣也竟峻謝之其不爲利
回如此至元庚午敕授京兆教授以斯文爲己任凡授
學者一經指諭悉有儀度可觀文廟之頽圯者建白而
更新之南冠之繫維者引手而援出之爲學官首尾三

十年英胃貴彥達官顯仕多出其門其成物之功如此
至元癸酉安西開府首以公與楊潛齋諮議王府事示
養老優賢也公雖以文章名世而沈潛於性理之學言
無瑕玷行不崖異一舉足必以忠信誠實爲本故與物
無怨惡不卽人而人卽之其自得之深如此平生所爲
文章有寓菴大全集若干卷詩材羣玉山集三十卷夫
人納合氏金源名家子男三人伯卽居仁業儒主韓奕
簿仲曰居敬有幹蟲稱季曰居義亦在仕女一人適同
州醫正嚴永昌先公卒男孫六人俱幼竊常論之士之
出處顯晦者才與命而已半途而廢不成焉者不論也
才而遇則致君堯舜濟民仁壽建功當世流芳無窮亦
常事也如不遇焉則讀書樂道教育英才言而世爲人
所誦行而世爲人所法天壽不貳俯仰無怍是亦爲政
奚其爲爲政嗚呼公乎亦可以無憾於九原矣銘曰

官雖不崇德豈不充祿雖不豐學豈不工司命乘除何
嗇于公爲善報福效未昭融非公其躬後人之隆刻我
銘章以表幽宮此文先生之墓過者肅恭王博文撰

右寓庵集八卷元李庭撰庭字顯卿華州奉先人生
於金承安四年己未沒於元至元十四年壬午壽八
十有四年十六應詞賦舉進士遭亂竄商鄧山中年
二十七金亡北渡居平陽後陝右辟爲議事官廉相
國商參政爲陝西宣撫又署爲講議至元庚午敕授
京兆教授有寓庵大全集若干卷均見王博文撰墓
碣銘明文淵閣書目有李庭寓庵集十卷今四庫
未收各書目亦未載荃孫在京收得孔莊谷微波榭
鈔本甚舊詩文止八卷與文淵閣目不合中又雜出
元末人詩不知何集合併今細爲抉擇文四卷止有
代劉仁本送福建省平章事燕公序在至正二十一

年時代太不相值詩留二百餘首分爲六卷雖不能
見寓庵全豹較輯逸者已爲多矣山西金石有二篇
均見集中宣統庚戌九月重陽日江陰繆荃孫跋

寓庵集卷八

